

德国一场地方选举，何以震动整个欧洲？

羊城晚报国际评论员 钱克锦



9月6日，选民抵达德国马格德堡一处投票站 新华社发

9月6日，德国的萨克森-安哈尔特州（以下简称“萨安州”）举行州议会选举，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.8%的得票率领先，虽然没有过半数，但大幅领先其他主流政党。结果一出，整个欧洲也大为震惊。

其实，无论从人口还是从经济体量看，萨安州在德国16个州中都居于中下游。而且德国选择党得票率没有过半，单独组成州政府的可能性也很小。

那这场选举为什么还让欧洲震动呢？

必然爆发

这次萨安州议会的选举结果是，德国选择党以43.8%的得票率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，获得总共83个议席中的39席。而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.2%的得票率获15个议席。社民党、绿党、左翼党各获8个议席，新兴政党莎拉·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获得5个议席。

这是二战以来，极右翼政党第一次在德国的州议会选举中获得第一，而且是大幅度领先。这个结果意外吗？并不意外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“必然爆发”。

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原因，极右翼思潮在德国东部有比较强的群众基础。而萨安州地处原东德地区，经济比较薄弱，民众对传统建制派政治的满意度持续走低。选择党在当地深耕多年，在选举前的民调中，它的支持率就已稳步上升。

从现实政策层面看，萨安州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、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，传统政党这么多年来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在这次选举中，选择党抓住机会，猛烈抨击基民盟等主流党派，批评当前政府无力解决社会治安恶化、生活成本飙升及财政浪费等问题。

同时，选择党承诺驱逐非法移民、削减风电建设、减少在气候正义等领域的财政浪费。这种竞选策略为该党赢得了大量选票。

另外，德国还有分析认为，有些选民因为对默茨的联邦政府和执政党强烈不满，所以把票投给选择党，以警告德国联邦政府和执政党。

这些因素结合起来，选择党获胜，一点也不意外。

很难执政

不过，尽管德国选择党得票第一、遥遥领先，但它想在萨安州执政，还有很大困难。

德国各州的政府组成和联邦政府相似，即由选民选出议员组成州议会，议员投票选举州长，州长提名各部长，再由州议会批准组成州政府。

德国选择党虽然获得最多议席，但因为没有过半数，如果想单独执政，在州议会就通不过；要想和其他政党联合执政，大概也没有政党愿意。

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，是因为德国政坛有防止极右翼的“防火墙”。德国选

择党成立于2013年，特征是反欧盟、反移民、排斥穆斯林移民、民粹主义。当然，选择党自己不这么认为，它的领导人坚称该党代表一些民众的呼声。为了防止德国选择党获得实际权力，德国政坛主流政党有个约定，就是不和德国选择党合作、不在议会结盟，更不要说组成联合政府。这就是所谓的“防火墙”。

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·西格蒙德在选举前曾说，只有在能够单独组阁的情况下，选择党才愿意执政。不过，选举结束后，大概是看到自己无法单独执政，选择党又改口说，愿意向“所有希望与我们一道推动萨安州政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力量”伸出橄榄枝，但不会为此放弃基本的政策立场。

到现在为止，萨安州还没有一个政党真正愿意和德国选择党合作。该党要想真正执政，可能性很小。

“防火墙”能挡住选择党，但从得票情况看，其他政党没有一个有明显优势，他们彼此之间在意识形态、政策方向上也多有差别。如果排除选择党，这些政党怎样组成一个联合政府，也是一件令人非常头痛的事。

政坛地震

西格蒙德在选举后说，这次选举结果向整个德国发出了信号。其实他说的范围小了。就算无法在萨安州执政，德国选择党这次战绩不仅震动德国，也影响整个欧洲，甚至还会波及美国和俄罗斯。

首先，对德国政坛来说，这可能是一个“分水岭”时刻。德国选择党成立十几年来不断壮大，但是过去每一次取得选举成绩，都会被德国主流理解为“这是政府政策有些不足，有些民众感到不满，他们需要有人发声”。大家总把德国选择党看成是“另类”，是一种“抗议的声音”。但这次选举，恐怕就很难用“另类”“抗议的声音”来解释了。

德国总理默茨说，选择党的极端政策在德国不可行，比如，排斥移民对德国的工商业会造成很大伤害。他还说，选

择党的表现在德国范围内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。但是，更多分析认为，这次选举和其他一些民调数据说明，德国选择党已经是德国政坛的“常态”。

其次，对于欧洲来说，这个信号也值得重视。

这些年来，欧洲的极右翼政党，比如法国的国民联盟（原国民阵线）、意大利的兄弟党（现为意大利执政党）等在欧洲政坛非常活跃，每一次选举都让欧洲主流忧心忡忡。

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。仅有十几年历史的德国选择党，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，自然会鼓舞其他国家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党，甚至可能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。因此，收到信号的欧盟也在担心。

再次是美国和俄罗斯的态度。和欧洲主流的忧心忡忡不一样，特朗普对德国选择党的获胜感到兴奋。萨安州选举出口民调刚出来时显示，选择党大幅度领先，特朗普马上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一消息。

这并不奇怪，德国选择党的一些政策和口号，比如排斥移民、反“觉醒”文化、声称“德国属于德国人”等，和特朗普的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（MAGA）运动高度相似。

美国副总统万斯去年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时，也曾当着德国人的面，公开批评德国主流对选择党的打压。

因此，德国选择党和其他欧洲极右翼如果能上台，特朗普政府都是欢迎的。不过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欧洲极右翼政党一般不提特朗普，因为他们知道，特朗普在欧洲太不受欢迎了。

另外，俄罗斯对德国选择党的获胜也感到高兴。萨安州选举结果出来后，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基里尔·德米特里耶夫就公开评论说，德国选择党这次表现有历史意义，并说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失去公信力。

俄罗斯为德国选择党的成绩而高兴，大概是因为欧洲极右翼政党一般都反对本国政府援助乌克兰。

今年，白土月饼又有了新尝试。日前，在白土月饼品鉴会上，“元禾月饼”系列正式揭幕。这款由白土镇强镇富村公司与韶关市第二人民医院合作研发的新品，在传统月饼制作基础上融入新的食材和口味，推出金银花石斛、五红当归、五黑桑葚、红枣核桃、山药茯苓南瓜、玫瑰豆沙等多个口味。

与此同时，白土月饼还与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打造联名款礼盒，推出海盐豆沙月饼、酥皮金柚月饼两款新品。两款产品均属广式蓉沙类，在保留广式月饼制作风味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口感，既有传统韵味，也有年轻化表达。

传承下来的，不只是一个配方，更是一种对火候、选料和手工的坚持。但守住老手艺，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。

过去，白土月饼主要以莲蓉、豆蓉、五仁等传统口味为主。如今，白土综合饼厂已经发展出20多个品种，咸豆沙松黄、精制蛋黄、榴莲月饼等新品不断推出。

今年，白土月饼又有了新尝试。日前，在白土月饼品鉴会上，“元禾月饼”系列正式揭幕。这款由白土镇强镇富村公司与韶关市第二人民医院合作研发的新品，在传统月饼制作基础上融入新的食材和口味，推出金银花石斛、五红当归、五黑桑葚、红枣核桃、山药茯苓南瓜、玫瑰豆沙等多个口味。

与此同时，白土月饼还与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打造联名款礼盒，推出海盐豆沙月饼、酥皮金柚月饼两款新品。两款产品均属广式蓉沙类，在保留广式月饼制作风味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口感，既有传统韵味，也有年轻化表达。

一张世界地图引发的风波

羊城晚报周末特约主笔 谢不明

地球是球体，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，因此绘制世界地图始终难以避免变形。1569年，比利时人墨卡托用自创的投影法绘制了世界地图。该版本一直沿用到21世纪，还在近日引发了一场风波。

一错就是400多年

墨卡托版的世界地图绘制时，世界正处于大航海时代。为方便水手规划航线，球形平面被摊为长方形，导致地图代表的面积严重失真：靠近南北极的地方被放大、靠近赤道的地方被缩小。在墨卡托版地图上看起来差不多大的非洲和格陵兰岛，实际面积差了14倍。如此“别扭”的地图一用就是400多年，全世界都习惯性地认为高纬度的美国和欧洲很大，低纬度的非洲和南亚较小。

一直到上周五，联合国大会4日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，鼓励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府、学校、科技公司停止使用现行的墨卡托投影地图。该决议指出，“平等地球”地图投影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，鼓励各国改用等面积投影的世界地图。

这是一次“以小博大”的外交策略。提案用的是“鼓励”“逐步”等软性字眼，规避领土、经费等硬性争议，不花钱、不强制、不得罪大多数国家，用低成本达到“一石三鸟”的目的：

第一，非洲国家借此完成一次重要发声，提高在联合国大会的存在感；第二，大航海时代也是非洲的血泪史，通过换地图来消减殖民时代的历史记忆，提升非洲人民的平等尊严，重塑认知正义；第三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，地图对科技平台日益重要，还原非洲的真实面积，抢占数字公共产品的话语权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换地图的提案得到法国的支持及联合签署。法国外长称“改变地图是纠正一种扭曲的表述”，并率先表态在外交场合放弃使用墨卡托版本地图。今年4月，法国

国民议会通过草案，制定举措归还非法掠夺获取的海外文物。在反省殖民历史和去殖民化方面，法国无疑在欧美国家中走在前列。

仅美国一国投反对票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天的表决结果是164票赞成、1票反对。唯一按下反对键的正是美国。处于高纬度的美国是墨卡托版地图的“受益者”，在“让美国重新伟大”的道路上，怎么能够接受自己在世界地图上由“大”变“小”？

更深层次原因是美国对去殖民化进程的警惕。今年3月，美国曾经批评联合国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定义为“最严重危害人类罪”。在美国人看来，今天修改地图、修正认知，明天就有可能重新推导殖民行为的历史责任，进而引申到国土纠纷、经济赔偿等一系列问题。

归根到底，是美国对既定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视觉秩序的维护。墨卡托版地图伴随西方殖民扩张的过程传播，数百年来把欧美国家放在视角高位，压缩亚非拉国家。直到现在，美国对第三世界一直是高高在上的打压态势，不能容忍非洲国家提出这样一个挑战性的提案。

换地图风波也折射出联合国当前的尴尬处境。虽然提案高票通过，但并没有强制约束性，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。联合国想成为影响全球事务的“世界议会”，但一旦触及执行层面，就沦为七嘴八舌的“国际论坛”。

第三世界国家希望借助联合国这个舞台走向世界，提升国际地位，获取更多话语权，却只能通过更换世界地图这类非强制性的“软标准”寻求突围。一旦涉及代表比例、投票权、经费预算这类“强标准”改革，必定层层碰壁。

目前，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累计已达数十亿美元，加剧联合国财务危机，又以常任理事国身份否决多项强制决议，导致联合国公信力下降。美国批评联合国“务虚”，却不想想，自己才是阻挠务实的罪魁祸首。

也门政府官员：

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

新华社电 也门政府官员11日表示，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不林岛，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。

不林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，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。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，政府军10日夜间已撤离不林岛，胡塞武装人员11日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，登岛后未遇抵抗。

这名官员表示，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，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。目前，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

区推进。

近期，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，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。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日分别证实，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、港口城市穆哈。分析人士认为，这一关键据点易手，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。同一天，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，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武器。

发起本轮攻势前，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，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，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。

2026年9月12日 / 星期六
责编 吴大海 / 美编 陈炜 / 校对 黄文波

专题 | A4

羊城晚报

A4

漫读周末

· 看天下 ·

2026年9月12日
星期六
责编 吴大海
美编 陈炜
校对 黄文波

羊城晚报

文/图 欧阳志强

柴火噼啪作响，铜锅里的馅料翻滚，一阵香气从老饼厂飘出来。这股香味，白土人闻了400多年。

白土人把这种月饼称作“赏饼”。早在广式制饼技艺传入之前，当地便有逢年过节做赏饼、吃赏饼的传统。随着水运商贸往来，广式制饼技艺传到韶关市曲江区白土镇，与本土赏饼传统相遇、融合，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白土月饼。

如今，一炉柴火、一口铜锅，仍在守着这份老味道。

临近中秋，白土月饼制作进入旺季。在白土综合饼厂，70岁的岑彬安依然守在灶台前。揉面、包馅、塑形、压模、脱饼……一枚月饼从面团变成圆润饱满的模样，要经过多道工序。“我们还是坚持人工炒馅料，用柴火来炒。”作为韶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“白土月饼制作技艺”代表性传承人，岑彬安做月饼已经30多年。



白土月饼

客家赏饼遇上广式技艺，四百年融出白土老味

白土月饼，当地客家人俗称“赏饼”，其制作技艺为韶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在广式制饼技艺传入白土之前，当地已有“赏饼”这一节庆糕点民俗。明朝时，白土水运发达，商贸往来频繁，广式制饼技艺也随着人员、商贸交流来到这里。一些广州商家曾在白土设厂制作月饼，并带来制饼师傅，招收当地人为徒。

外来的制饼技艺与本土赏饼传统由此相遇。白土人一边学习新的制饼技艺，一边保留本地食材、口味和制作习惯。经过一代代传承和改进，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白土月饼。

传统白土月饼以莲蓉、豆蓉、五仁等为主。选料、筛选、浸泡、清洗、蒸制、研磨、炒馅，每一道工序都考验制饼人的经验。

其中，柴火炒馅，是岑彬安一直坚持的老手艺。

“柴火炒出来才香。”他说，火候不

能急，馅料要不停翻炒，什么时候该大火、什么时候该收火，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。柴火慢炒出的馅料色泽金黄，香味更加浓郁。

本地土榨花生油也是白土月饼的一大特色。花生油用于炒馅、烘焙，香味融入月饼之中，形成独特的地方风味。

岑彬安家从爷爷那一辈就开始做月饼。20多岁时，岑彬安开始学习制饼，后来创立白土综合饼厂的月饼品牌。几十年过去，他依然坚持手工炒馅、柴火制作。

在白土，还有另一个月饼世家。岑彬安的亲外甥袁建明是白土中兴饼厂负责人。袁家同样已有三代从事月饼产业。“我小时候就是跟着长辈学做月饼。”袁建明说，小时候，父亲就在白土中学饭堂制作月饼。一下课，他就跑过去帮忙。

“我们一直坚持父辈的做法，以铜锅和柴火炒馅为主。”袁建明说，那时没有现代化设备，月饼几乎全靠手工制作，一天最多只能做几千个。如今，设备升级后，一天最多可以生产几万个，但父辈传下来的铜锅和柴火炒馅依然保留。

如今，袁建明的女儿也开始学习制